

這一役，誰也逃不過！包括最具謀略的，最冷靜的，最忠誠的，最老練，最年青的，最美麗的……只要踏進廣告戰場，便得拼個你死我活的。它沒有對錯，沒有敵我，沒有終結。這一役，誰也逃不過……

金頭獎頒獎禮的賽果一經宣讀，勝負立判，上天最眷顧的天山峰公司的創作總監與副總裁，謝舜基，帶領著他的創作兵團，奪得了廣告界最高榮譽。當他接過眾人皆羨的金頭獎時，另一場更驚心動魄的戰爭正靜靜等待著他。謝舜基最佩服，最珍惜的對手，思之傑的創作總監席英賢，坐在會場內，暗下打倒謝舜基的自我承諾。

謝舜基是廣告界當時得令的超級巨星，過人的才智，冷靜，是他能夠長久立足公司高層以及與思之傑的席英賢周旋的堅兵利器。他以其成熟的魅力與老練的情場經驗，輕易征服了年輕貌美，兼野心勃勃的廣告界新貴呂洛霜。在謝舜基一步一步經營自己的各項計劃並慢慢部署著攀天梯摘星之時，卻沒有意識到老對手席英賢與錢少猷也在步步進逼，逐步收復曾被她奪去的「失地」，並且與幡然醒悟的呂洛霜聯手，要將他完全打垮。最終，謝舜基棋差一著，導致自己的滿盤皆輸，輸掉了事業，愛情與家庭。他是徹徹底底的輸了，可是他並非敗給席英賢與呂洛霜這兩個廣告尖兵，他是敗給廣告公司的終極命運……

跟紐約麥迪森大道不一樣，這裡的廣告人，沒有一種特定類型。衣飾、品位，甚至是日常語言，也未曾正正式式建立一套完整的獨特風格，勉強要說有的，就是那種鍥而不捨、刻苦耐勞的工作精神；不過，這種所謂的典型，其實每個香港人都有。全年三百六十多天，總有一天例外的。

廣告創作頒獎典禮，雖在外行人看來，既無電視實地轉播，也無熠熠星光，自然沒有多大意義。但對廣告人而言，這是個斬露頭角，一鳴驚人的競技場；誰的作品榮登金榜，誰在未來一年就大有機會名成利就，高薪厚職，接踵而來。新人希望藉此踏上青雲路，老將亦竭盡所能，力求衛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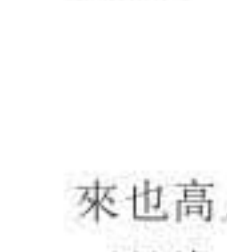
在酒店的大理石台階，衣香鬢影，好不熱鬧。放眼酒會及典禮的華堂，誰敢再說廣告人沒有一種行業風尚。

英國訂做的沙維里勞 (Savile Row) 男裝，等閒上萬元一套，意大利的亞曼尼 (Giorgio Armani) 更絕非一般中環白領所敢企盼，米蘇里 (Missoni)、記者牌 (Reporter)、日本的三宅一生 (Issey Miyake)、家傳戶曉的聖羅蘭 (Yves Saint Laurent)、采尼 (Cheney)……

水晶燈下，盡是名牌穿插，那種荷里活式的影藝名流姿采，彷彿也借來這裡用用。觀察入微的人，可能會發現這裡有點裝模作樣；不過，置身其中，將就將就，自然也會很投入，投入那種蜻蜓點水式的西方交際酬酢樂趣中。

頒獎禮漸近尾聲，也漸近高潮，雖然各種獎項已分別落在正得意洋洋、躊躇滿志的人手上，但全年廣告界最高榮譽的金頭獎，仍在戰雲密布的緊張氣氛中等待揭曉。

身高一百八十公分的謝舜基，站著時已是鶴立雞群，想不到坐下



來也高人一等。他暗自抽一口氣，謹慎得不讓人發覺；這種場面，他不是沒有經過，但今夜似乎特別令人惴惴不安。

他從那件思祿蒂 (Cerruti) 外衣衣袋翻出一條絲質手帕，乘身子移動時，順勢把眼光望向不遠處那桌人，那桌屬於思之傑廣告公司的人。

思之傑的新創作總監席英賢低下頭時，眼梢正好瞧見謝舜基的動作，兩人瞬即交換一下眼光，又瞬即逃避開去。

會場突然變得鴉雀無聲，原來那些碰杯祝酒、嬉笑喧談的聲音，就像管弦樂團的演奏，碰上一個頓時休止符，靜得有點令人難以忍受。

席英賢想趁這死寂的一刻，再觀察一下謝舜基，不待他轉頭望向天山峰廣告公司那一桌時，耳朵已被一陣喧嘩喝彩的歡呼震懾著，聲音正是從天山峰那邊傳來，席英賢極力穩住情緒，仍勉強把視線投向謝舜基。

身兼天山峰廣告公司創作總監及副總裁的謝舜基此時正緩緩離座，全場的視線都放在他身上，掌聲由爆發而開始變得有節奏。謝舜基移步踏上頒獎台的時候，眼睛乘射燈剛剛移開，正好向思之傑廣告公司那桌望去，然後帶著一種充滿勝利的微笑登上台前，本來氣宇軒昂的他，現在更顯得傲視同儕……

「是感謝，也是感激。」謝舜基的英語雖然流利，但仍夾雜一些中國人難以撇除的口音，經過麥克風及揚聲器，他的聲調顯得亢奮：「要感謝我的客戶，沒有他們的體諒和支持，我這個廣告意念，必然胎死腹中。再要感謝的，是天山峰的同僚，沒有你們的徹夜製作，刻苦克勤，再好的意念也是徒然……。」

席英賢咬得下唇留了痕，他一直沒有再將視線投向謝舜基，也沒

有投向任何人，只是低頭不語，可惜耳朵關不上，仍得聽口謝舜基在做勝利者的陳詞。

「我要感激，我感激今年的對手，他們仍隱藏實力，未有把最好作品拿出來，才讓我們僥倖得勝……無論如何，我很高興獲頒這金頭獎，大家今年努力，明年再來一次比試。」

掌聲愈雷動，席英賢的心愈如萬鐘敲擊，不過，只是深深抽一口氣，他也加入鼓掌致意的行列中。

※ ※ ※

酒店門外，燈火依然輝煌，一行人簇擁口謝舜基，其他的人仍想擠進其中，錦上添花。

「謝先生請大夥兒往慶功！」一人提議，眾人隨即附和：「金頭金腦金荷包，今夜散散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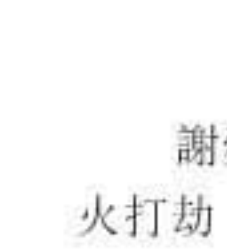
「今夜可不行啊！」謝舜基聳聳肩。

「不要掃大夥兒的興吧！你不領隊，誰來結帳？」素有才女之稱的莫姬玲嗔聲嗔氣道。

「實在沒法，明天太太與孩子往加拿大，爭取最後一刻相聚時間。」謝舜基未說完，眾人已驀然沉寂，場面倒有些尷尬。

「啊！謝先生做了太空人後，自然有更多機會。」還是莫姬玲夠機靈，一句話打圓場，融了大家的冰局：「今夜就放過金頭掌門人一次吧！」

「姬玲，你說甚麼更多機會？」



謝舜基手下的小將，撰稿員畢永仕嘲諷地說：「給你自已更多趁火打劫，藉故親近謝先生的機會吧！」

「小鬼！別說穿人家心事！」其他人附和地說。

莫姬玲面微微一紅，幸而燈光雖然璀璨，但畢竟夜已深，眾人並不太留意。「就讓我來做東，明天謝先生簽單吧！」莫姬玲乘機化解。

「好！明天又給你親近謝先生的機會！」在一片歡聲沉醉中，並沒有人留意到一個瘦削的身影在前面劃過，席英賢獨自一人，閃進一輛計程車內，斯人獨憔悴！

※ ※ ※

廣告行中，熱鬧與興奮是一時的，工作卻是無休止的長期抗戰，狂歡儘管狂歡，再醒過來便又是繼續工作。

思之傑廣告公司內，準九時就已人來人往，跟平時很不一樣。雖然各人已就位，但氣氛卻令人有點戰戰兢兢。

大堂的女接線生正把從速食店買來的早餐鋪開，就有一個剛上班的客戶主任，趨前在她耳邊細語，女接線生就慌忙把早餐移到抽屜內，隨口說了一句：「一向都沒問題，今早人人卻像吃了墨汁，焦口焦臉的，連吃早餐都批評！」會議室內客戶服務部正在開會，思之傑的執行董事李察·基利文點著人數：「CK張怎麼還沒來？」

李察·基利文望望腕表，已經比預定時間遲了二十分鐘，就在這時，會議室的門打開。客戶總監CK張剛踩著腳進門，便對執行董事咕噥：「該死的客戶在電話裡拖住我半個小時，甩不開他！」

「沒事吧？」李察·基利文緊張起來，他清楚CK張手上的客戶每